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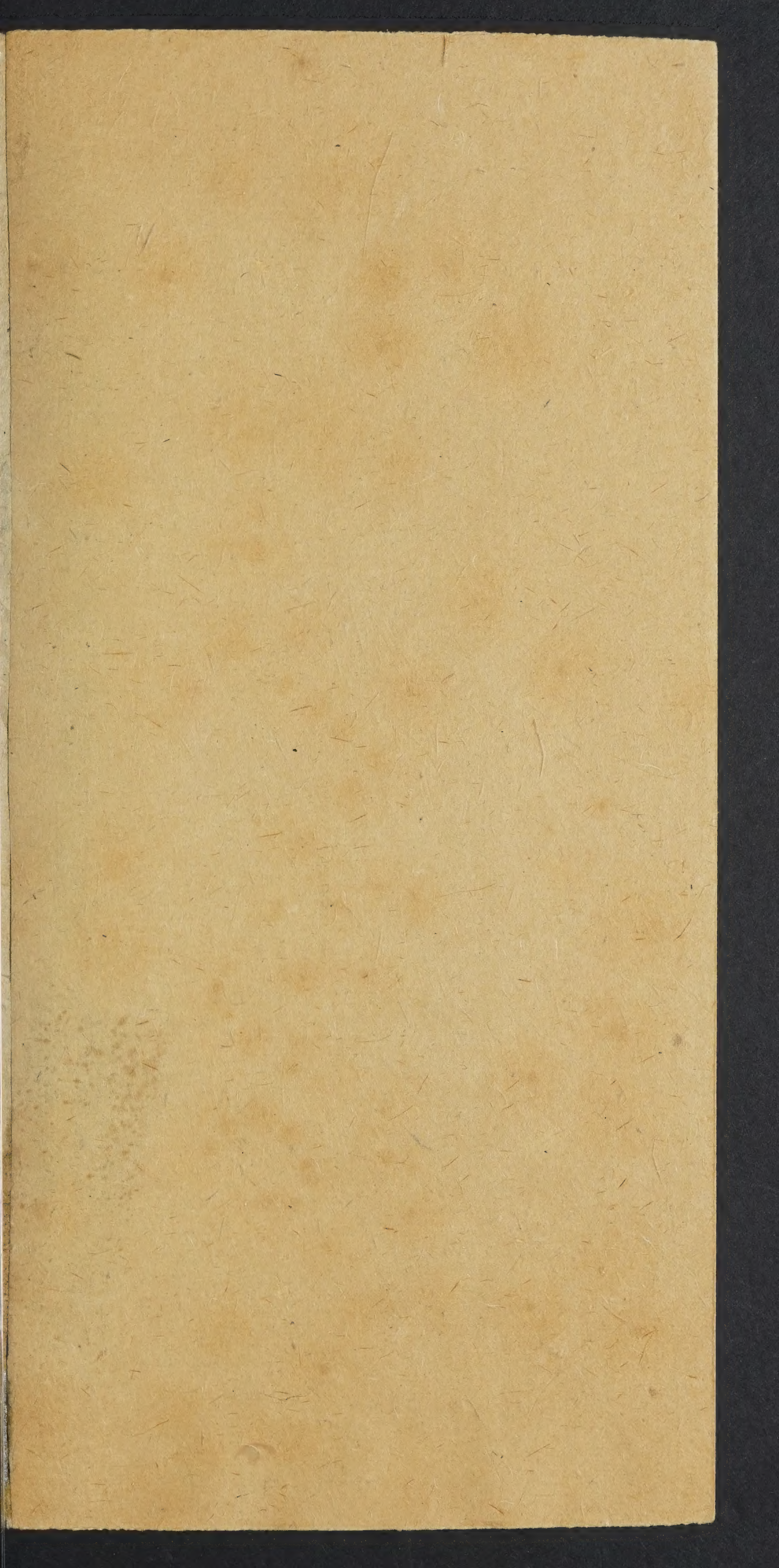
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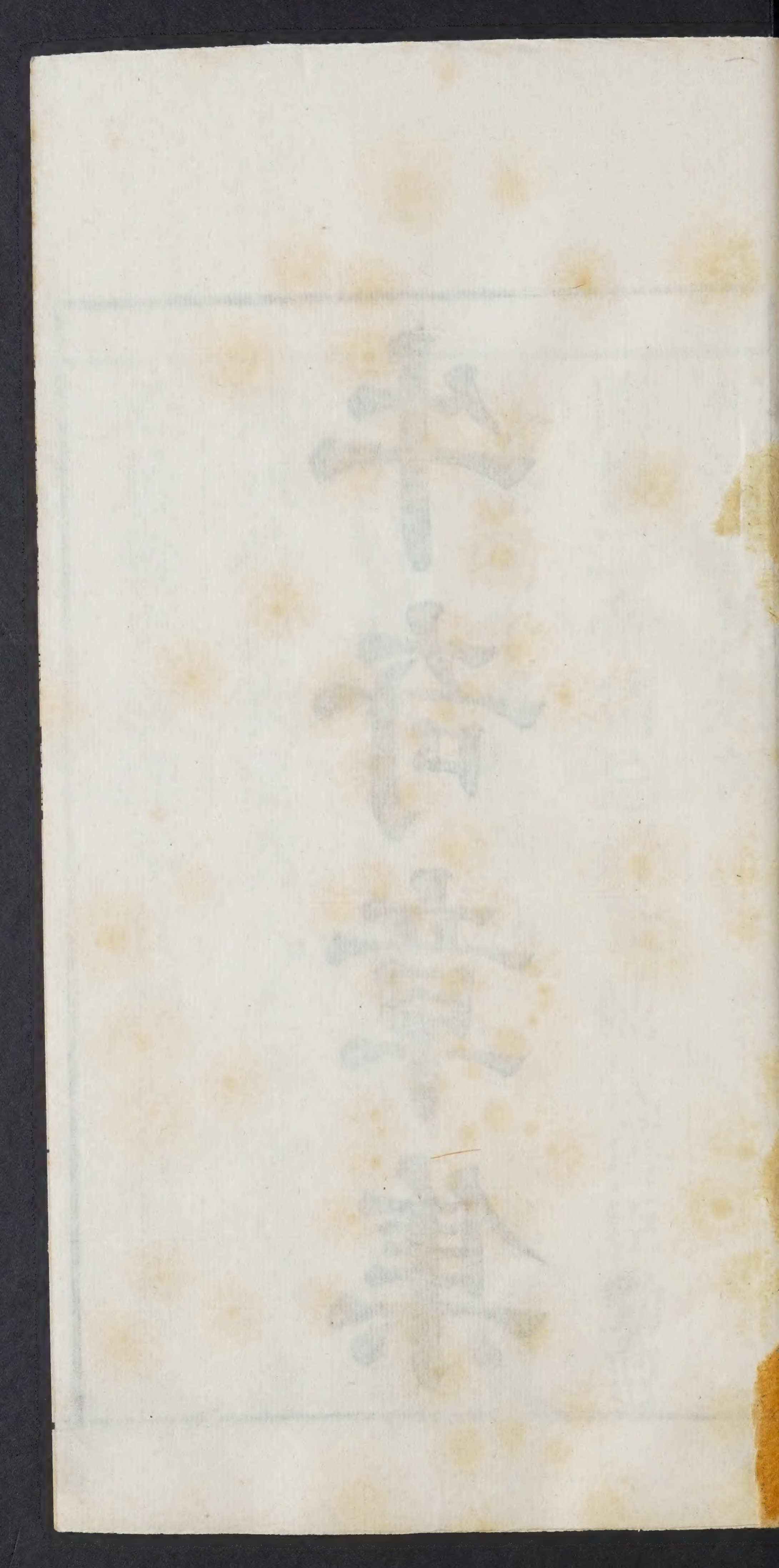
第壹百冊

牛奇章

薛司隸

V.100







牛奇章集

牛奇章集題詞

隋楊二帝猜忌好殺動伐舊臣動遭誅夷獨牛里仁始終恩任悔吝不及賜詩贊揚內帳飲食禮愛尤殊竊惟彼挾持何術能當人主生平文字議禮居優史臣遂謂其損益典章漢叔

孫通無以尚然叔孫希世度務委蛇
儒宗里仁得無有其遺意邪非獨於
明堂郊廟能也南北用兵典籍淪喪
里仁詳陳五厄請開購賞篇章稍備
其有功藝文豈讓王儉七志阮孝緒
七錄哉文皇銳精作樂何栖鳳規時

獻議里仁學疎量寬依違其間無所
駁正无咎无譽其在坤之四爻乎張
蒼壽考公孫晚貴里仁似之此楊素
所謂愚不可及也

婁東張溥題

牛奇章集目錄

議

樂府

赤帝歌徵音

黃帝歌宮音

白帝歌商音

黑帝歌羽音

感帝歌

諴夏

雩祭歌

諴夏

蜡祭歌

詩

附錄

午奇章集目錄終

牛奇章集卷全

隋安定牛弘里仁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表

請開獻書表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
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
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
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
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
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
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
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
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

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

牒墳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

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摠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

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

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

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典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悋惜必須勸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奏

定樂奏

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蓋猶古之韶也禮容生于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絃薦于太宗之

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于韶。至明帝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爲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以爲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于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爲昭業樂、武德之舞、爲武頌舞。文始之舞、爲大韶舞。五行之舞

爲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按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于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樂、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墮紊、賀循爲

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甯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間破符永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于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長子、盡獲符氏舊樂。垂息爲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大樂細伎、奔慕容德于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

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業舞爲武德舞據韶爲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於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爲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爲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尚

同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以爲合古且觀其面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

樂定奏

臣聞蕢桴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邃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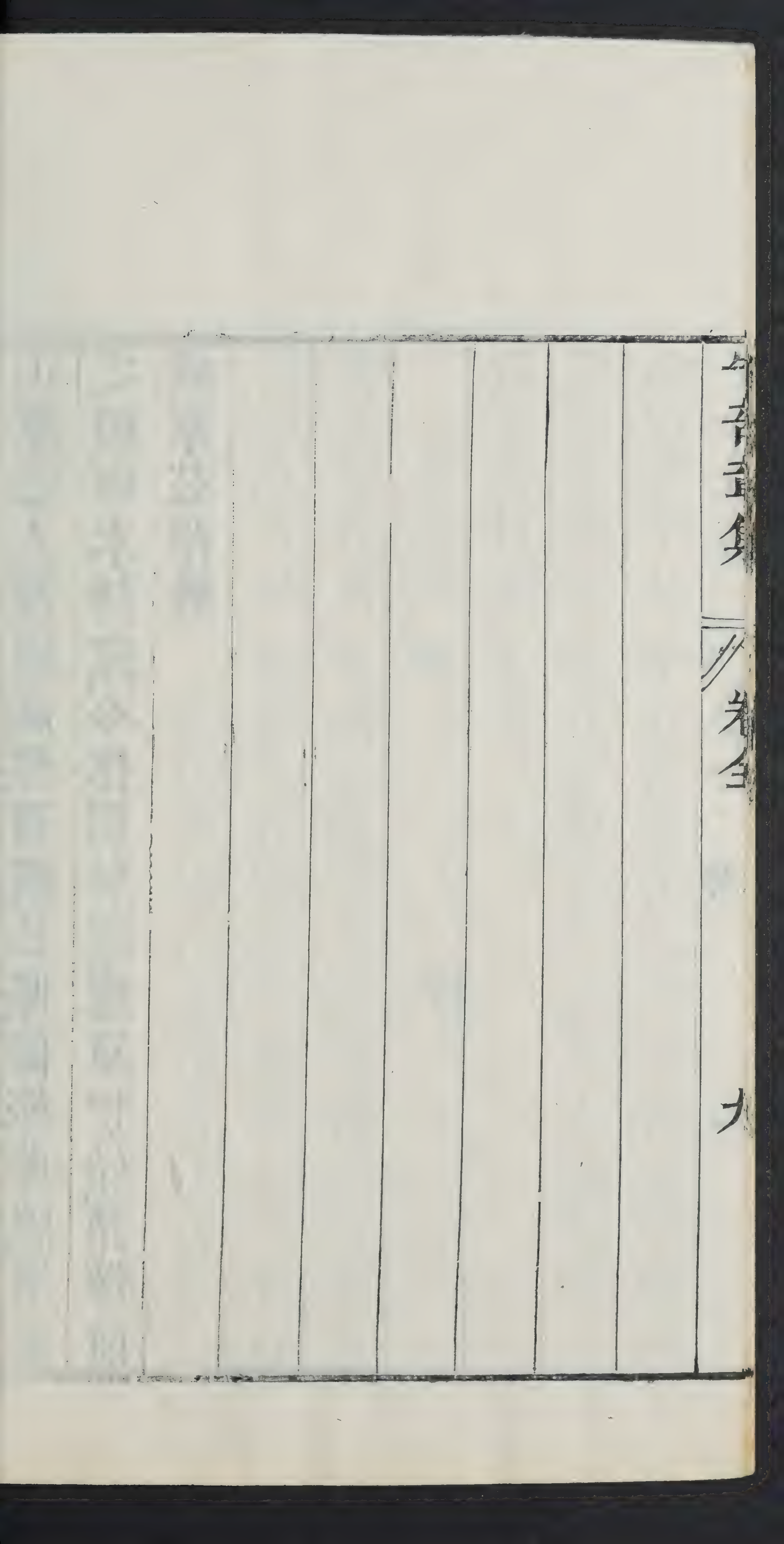
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于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苻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無復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于內原隔絕三百年于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令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

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爲一代正樂具在本司

定典禮奏

聖敎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遥相師祖故

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賓嘉
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
經革茲俗弊



十六律論

案續漢書律歷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于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

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

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顧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知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于樂、

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明堂議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宫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

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所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竇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

堂大于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同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室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

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玆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

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

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

九六之變、且圓方葢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
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官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
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
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
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
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于外象四海王
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
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

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巳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

洛陽更加營構五㕲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布之

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淯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何重屋周乘其後不言屋

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圓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簷刮楹達鄕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

洛篇曰尚三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廱太學同實異

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廱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制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葢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

堂辟廱靈臺于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

周如外水内徑三百步倣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于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

詳定樂議

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舞咸

池以祭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圜鍾爲羽舞韶以祀宗廟馬融曰圜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于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爲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書馬防傳太子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

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爲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于十月爲

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
午以春秋爲辟雍隷大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
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鍾作
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縣有黃鍾均食
擧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爲宮亦以明矣。計
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
帝聽鳳以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
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
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

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爲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更相爲宮始自黃鍾終于南呂凡六十也皇偘疏還相爲官者十一月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以大呂爲宮正月以太簇爲宮餘月倣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卽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

春，其聲角，樂當宮于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爲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餘夾鍾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

淳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爲曲今以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爲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箏曲數既多故得隸于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

又樂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

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須改之、

同律度量議

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

頭山黍依漢書律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于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于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亘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

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
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
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
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
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
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至
於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
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爲短小。以黍
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

諧明王盛範、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于理爲便

樂府

郊廟歌辭

圜丘歌八首

昭夏 降神

肅祭典協良臣、具嘉薦俟皇臻、禮方成樂已變、感靈心迴天睠、闢華闕下乾宮、乘精氣御祥風、望爟火通田燭、膺介圭受瑄玉、神之臨慶陰陰、煙衢洞宸路深、善既福德斯輔、流鴻祚徧區宇、

皇夏 皇帝升壇

於穆我后、昭明有融、道濟區域、功格玄穹、百神警衞、萬國承風、仁深德厚、信洽義豐、明發思政、勤憂在躬、鴻基惟永、福祚長隆、

登歌

德深禮大、道高饗穆、就陽斯恭、陟配惟肅、血膋升氣、冕裘標服、誠感淸玄、信陳史祝、祇承靈貺、載膺多福、

誠夏 皇帝初

肇禋崇祀、式奉（一作大報）尊靈、因高盡（一作光）敬、埽地

推誠、六宗隨兆五緯陪營雲和發韻孤竹揚聲、一作清我粢既潔我酌惟明、元神是鑒、百祿來成、

文舞 皇帝既獻奏

皇矣上帝受命自天、睿圖作極、文教遐宣、四方監觀萬國陶甄有苗、斯格無得稱焉、天地之經、和樂具舉、休徵咸萃、要荒式序、正位履端、秋霜春雨、

需夏 皇帝飲福酒

禮以恭事薦以饗時載清玄酒備絜薌萁、迴旋、

分爵思媢軒墀惠均撤俎祥降受釐、十倫以具、
百福斯滋、克昌厥德、永祚鴻基、

武舞

御歷膺期秉乾表則成功戡亂、順時經國、兵暢
五材、武弘七德、慄彼遐裔、化行克塞三道備舉、
二儀交泰、情發自中義均莫大、祀敬恭肅、鐘鼓
蘩會萬國斯歡兆民斯賴、享茲介福、康哉元首
惠我無疆、天長地久

昭夏 送神

享序洽祀禮施神之駕儼將馳奔精驅長離爟

牲煙達潔誠照騰日馭鼓電鞭辭下土升上玄

瞻寥廓杳無際憺羣心留餘惠

五郊歌五首

青帝歌角音

震宮初動木德惟仁龍精戒旦鳥歷司春陽光

煦物溫風先導巖處載驚膏田已胃犧牲豐潔

金石和聲懷柔備禮明德惟馨

赤帝歌徵音

長嬴開序、炎上爲德、執禮司民、持衡御國、重離得位、芒種在時、含櫻薦實、木槿垂蕤、慶賞既行、高明可處、順時立祭、事昭福舉、

黃帝歌宮音

爰稼作土、順位稱坤、孕金成德、履艮爲尊、黃本內色、宮實聲始、萬物資生、四時咸紀、靈壇汎掃、盛樂高張、威儀孔備、福履無疆、

白帝歌商音

西成肇節、盛德在秋、三農稍已、九穀行收、金氣

肅殺商威颼戾嚴風鼓荎蘩霜隕帶厲兵詰暴

敕法慎刑明神降嘏國步惟甯

黑帝歌羽音

玄英啟候㝠陵初起虹藏于天雉化于水嚴關

重閉星廻日窮黃鐘動律廣莫生風玄尊示本

天產惟質恩覃外區福流京室

感帝歌

誠夏

禘祖垂典郊天有章以孟之春于國之陽繭栗

惟誠、陶匏斯尚人神接禮、明幽交暢、火靈降祚、火歷載隆、烝哉帝道、赫矣皇風、

雩祭歌

誠歌

朱明啟候時載陽、肅若舊典延五方、嘉薦以陳盛樂奏、氣序和平資靈祐。公田既雨私亦濡、民殷俗富政化敷、

蜡祭歌

誠夏

四方有祀、八蜡酬功、收藏既畢、榛葛送終、使之必報、祭之斯索、三時告勞、一日爲澤、神祇必來、鱗羽咸致、惟義之盡、惟仁之至、年成物阜、罷役息民、皇恩已洽、靈慶無垠、

朝日夕月歌二首

朝日誠夏

扶木上朝暾、嵫山沈暮景、寒來遊晷促、暑至馳輝永、時和合璧耀、俗泰重輪明、執圭盡昭事、服冕罄虔誠、

夕月誠夏

澄輝燭地域、流耀鏡天儀、歷草隨弦長、珠胎逐望虧、成形表蟾兔、竊藥資王母、西郊禮既成、幽壇福惟厚、

方邱歌四首

昭夏

柔功暢陰德、昭陳瘞典、盛玄郊、筐冪清、營鬯馥、皇情虔、具寮肅、笙頌合、鼓鼗會、出桂旌、屯虬蓋、敬如在、肅有承、神胥樂、慶福膺、

登歌奠玉帛

道惟生育器乃包藏報功稱範殷薦有常六瑚已饋五齊流香貴誠尚質敬洽義章神祚惟永帝業增昌

誠夏 初獻

原載垂德崑邱主神陰壇吉禮北至良辰鑒水呈潔牲栗表純樽壺夕啟幣玉朝陳羣望咸秩精靈畢臻祚流於國祉被於人

昭夏

奠既徹獻已周、竦靈駕逝遠遊、洞四極匱九縣、
慶方流祉恒遍、埋玉氣掩牲芳、晰神理、顯國文、

神州歌

誠歌

四海之內一和之壤、地曰神州、物賴生長、咸池
既降、泰圻斯饗、牲牷尚黑、珪玉實兩、九寓載奮、
神功克廣、

社稷歌四首

春祈社誠夏

厚地開二、方壇崇祀、達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

既申、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載膺休祉、

春祈稷誠夏

粒食興教、播厥有先、尊神致潔、報本惟虔、瞻榆

束耒、望杏開田、方憑戩福、佇詠豐年、

秋報社誠夏

北墉申禮、單出表誠、豐犧入薦、華樂在庭、原隰

既平、泉流又清、如雲已望、高廩斯盈、

秋報稷誠夏

民天務急、農亦勤止、或蓘或藨、惟蘴惟芑、涼風戒時、歲云秋矣、物成則報、功施必祀、

先農歌

誠夏

農祥晨晰、土膏初起、春原俶載、青壇致祀、歆躍長阡、迴旌外壝、房俎飾薦、山罍沈滓、親事朱紘躬持黛耜、恭神務穡、受禧降祉、

先聖先師歌

誠夏

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留篇。開鑿

理著、陶鑄功宜。東膠西序、春誦夏弦。芳塵載仰、

祀典無愆。

太廟樂歌九首

迎神歌

務本興教、尊神體國。霜露感心、享祀陳則。官聯

式序、奔走在庭。几筵結慕、祼獻惟誠。嘉樂載合、

神其降止。永言保之、錫以繁祉。

登歌

孝熙嚴祖師象敬宗。惟皇肅肅、有來雍雍、雕梁霞複、繡橑雲重、觀德自感、奉璋伊恭、彝斝盡飾、羽綴有容、升歌發藻、景福來從、

祖八歌 郊邱廟社同

祭本用初、祀由功舉、駿奔咸會、供神有序、明酌盈樽、豊犧實俎、幽金旣薦、績錯維旅、享由明德、香非稷黍、載流嘉慶、克固鴻緒、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

締基發祥、肇源興慶、迺仁迺哲、克明克令、庸宣

國圖善流入詠開我皇業七百同盛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

皇條俊茂帝系靈長豐功疊軌厚利重光福由善積代以德彰嚴恭盡禮永錫無疆

皇祖獻王神室歌

盛才必達丕基增舊涉渭同符遷邠等構弘風邁德義高道富神鑒孔昭王猷克懋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

深仁冥著至道潛敷皇矣太祖耀名天衢翦商

隆祚奄宅隋區有命既集誕開靈符

飲福酒歌 郊邱廟社同用

神道正直祀事有融肅雍備禮莊敬在躬羞燔已具奠醑將終降祥惟永受福無窮

送神歌

饗禮具利事成佇旒冕肅簪纓金奏終玉俎徹盡孝敬窮嚴潔人祇分哀樂半降景福憑幽贊

燕射歌辭

元會大饗歌十一首

皇夏 皇帝出入殿庭奏 郊邱廟社並同

深哉皇度、粹矣天儀、司陛整蹕、式道先馳、八屯霧擁、七萃雲披、退揚進揖、步矩行規、勾陳乍轉、華蓋徐移、羽旗照耀、珪組陸離、居高念下、處安思危、照臨有度、紀律無虧

肆夏 太子出入

惟熙帝載、式固王猷、體乾建本、是曰孟侯、馳道美漢、寢門稱周、德心既廣、道業惟優、傅保斯導、賢才與遊、瑜玉發響、畫輪停輈、皇基方峻、七鬯

恒休。

食舉歌 八曲

燔黍設教禮之始。五味相資火爲紀。平心和德在甘肯。牢羞既陳鐘石俟。以斯而御揚盛軌。

養身必敬。禮食昭。時和歲阜庶物饒。鹽梅既濟鼎鉉調。特以膚腊加臐膮。威儀濟濟懋皇朝。

饔人進羞樂侑作。川潛之膾雲飛臛。甘酸有宜芬芍藥。金敦玉豆盛交錯。玉鼓既聲安以樂。

玉食惟后膳必珍。芳薌既潔重秬新。是能安體

夂調神，荆包必至海貢陳，用之有節，德無垠，
嘉羞入饋猶化謐，沃土名滋帝臺實，陽華之菜，
雕陵栗，鼎俎芬芳，豆籩溢，通幽致遠車書一，
道高物備食多方，山膚既善水豢良，桓蒲在位
籩業張，加籩折俎爛成行，恩風下濟道化光，
禮以安國，仁爲政，具物必陳饔牢盛，罝罘斤斧
順時令，懷生熙熙皆得性，于茲宴喜流嘉慶，
皇道四達，禮樂成，臨朝日舉表時平，甘芳既飫
酳以清，揚休玉巵正性情，隆我帝載永明明，

上壽歌

俗已乂。時又良。朝玉帛。會衣裳。基同北辰久。壽共南山長。黎元鼓腹樂未央。

宴羣臣登歌

皇明馭歷。仁深海縣。載擇良辰。式陳高宴。顒顒卿士。昂昂侯甸。車旗煜爚。衣纓蔥蒨。樂正展懸。司宮飾殿。三揖讓禮。九賓爲傳。圓鼎臨碑。方壺在面。鹿鳴成曲。嘉魚入薦。筐篚相輝。獻酬交徧。飲和飽德。恩風長扇。

皇后房內歌

隋書樂志曰、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章、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婦之儀、牛弘修皇后房內樂、因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

至順垂典、正內弘風、母儀萬國、訓範六宮、求賢啟化、進善宣功、家邦載序、道業斯融、

大射登歌

道謐金科照、时乂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鑾旗鬱雲動、寶軑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裘飾五正、鳴球響高殿、華鐘震廣庭、烏號傳昔

美洪衛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附枝
觀體定杯水覩心平豐觚既來去燔炙復縱橫
欣看禮樂盛喜遇黃河清

鼓吹曲辭

凱樂歌辭三首

述帝德

於穆我后叡哲欽明膺天之命載育羣生開元
創歷邁德垂聲朝宗萬寓祗事百靈煥乎皇道
昭哉帝則惠政滂流仁風四塞淮海未賓江湖

背德運籌必勝濯征斯克八荒霧卷四表雲[illegible]
雄圖盛略邁後光前寰區已泰福祚方延長歌
凱樂天子萬年

述諸軍用命

帝德遠覃天維宏布功高雲天聲隆韶濩惟彼
海隅未從王度皇赫斯怒元戎啟路桓桓猛將
赳赳英謨攻如燎髮戰似摧枯救茲塗炭克彼
妖逋塵清兩越氣靜三吳鯨鯢已夷封疆載闢
班馬蕭蕭歸旌奕奕雲臺表效司勳紀績業並

山河、道固金石。

迣天下太平

阪泉軒德、丹浦堯勳、始賓以武、終乃以文、嘉樂聖主、大哉爲君、出師命將、廓定重氛、書軌既并干戈是戢、弘風設教、政成民立、禮樂聿興、衣裳載緝、風雲自美、嘉祥爰集、皇皇聖政、穆穆神猷。牢籠虞夏、度越姬劉、日月比耀、天地同休、永清四海、長帝九州。

舞曲歌辭

文武舞歌二首

文舞歌

天睠有屬，后德惟明，君臨萬寓，昭事百靈，濯以江漢，樹之風聲，罄地畢歸，窮天皆至，六戎仰朔，八蠻請吏，烟雲獻彩，龜龍表異，緝和禮樂，變理陰陽，功由舞見，德以歌彰，兩儀同大，日月齊光，

武舞歌

惟皇御寓，惟帝乘乾，五材並用，七德兼宣，平暴夷險，拯溺救燔，九域載安，兆庶斯賴，續地之厚

補天之大、聲隆有截化覃無外、鼓鐘既奮千戚
攸陳、功高德重、政謐化濆、鴻休永播、久而彌新、

詩

奉和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

恭已臨萬寓宸居御八埏作貢菁茅集來朝圭黻連司儀三揖盛掌禮九賓虔重欄映如璧複殿繞非煙

本傳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尞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寛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

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

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

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

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竝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竝佐余。學行敵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

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墠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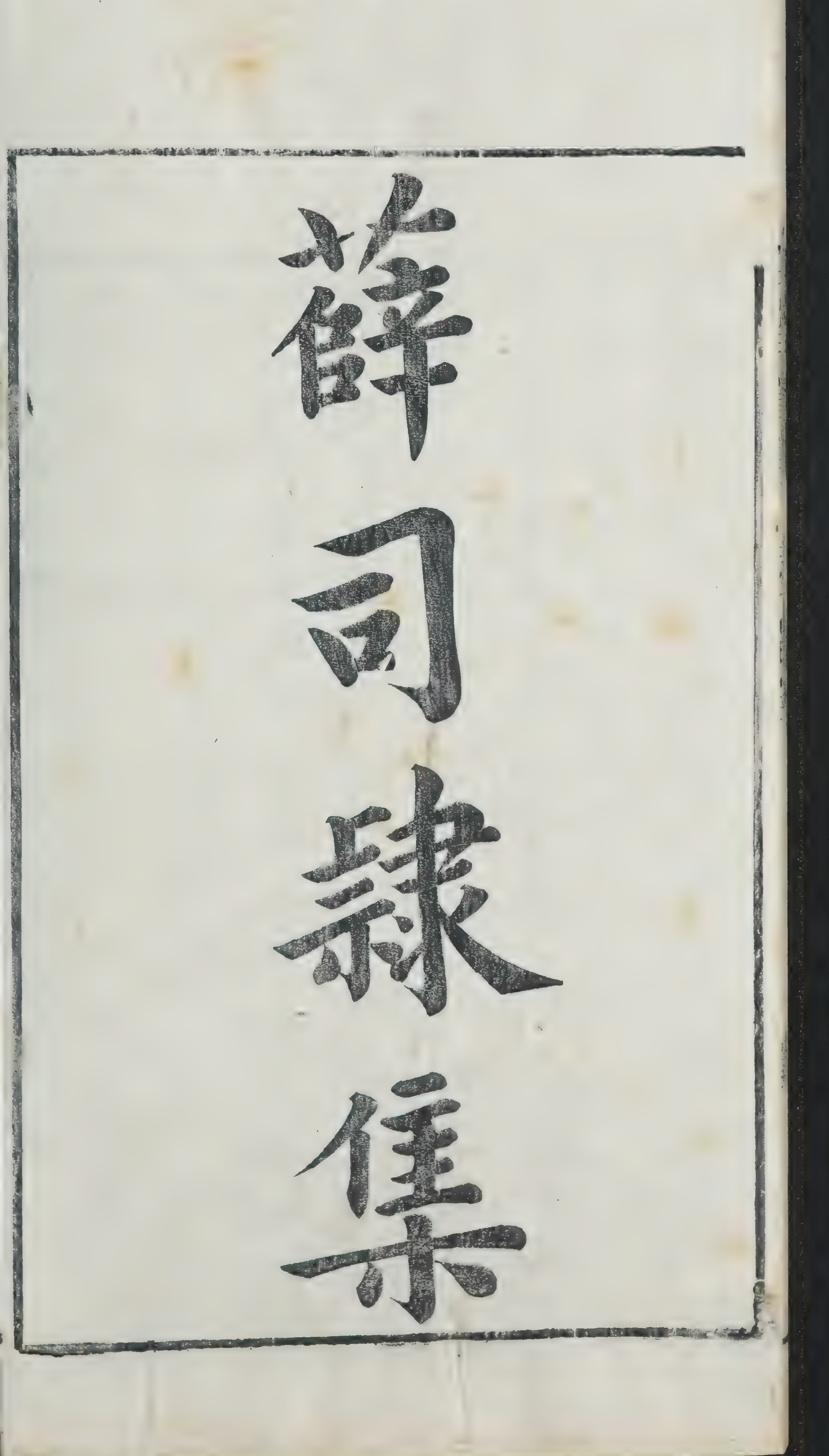
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
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勑弘至階下不能言退
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
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
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
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
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
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亦無所恠問直答
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曰巳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澂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牛奇章集終





薛司隸集

薛司隸集題詞

張曲江登薛公逍遥堂感歎言詩懷湘浦弔賦漢川沈碑此豈無意其人哉玄卿才名蚤盛官于齊周不免仕隋無特爾之操然時主遷易年更代促南北俯仰士人盡然不足云怪高

祖革命久典文書儲君國相爭交引
重乃嶺表配防襄州出鎮謝山濤之
啟事嗟汲黯之淮陽仕路風雲豈能
盡如人意煬帝宿郤成于江陵年老
入内夜行宜止而文皇一頌致殞厥
軀令觀其文鋪敘前徵頌禱爲忠何

故召怒蓋事非其主言違其時對子
詇殳猶有罪焉伐陳四克籌略分明
奚啻子房前箸獨江淮祭文才思少
進無論遠不逮古郎比杜弼檄梁曾
幾何時風巳下矣詩篇英麗名下無
虛然得之踢壁失之馬足遺亡如國

僑贊辭盤石諸制者又不知幾何也

婁東張溥題

薛司隸集目錄

頌

祭文

樂府

薛司隸集目錄終

薛司隸集卷之全

隋河東薛道衡玄卿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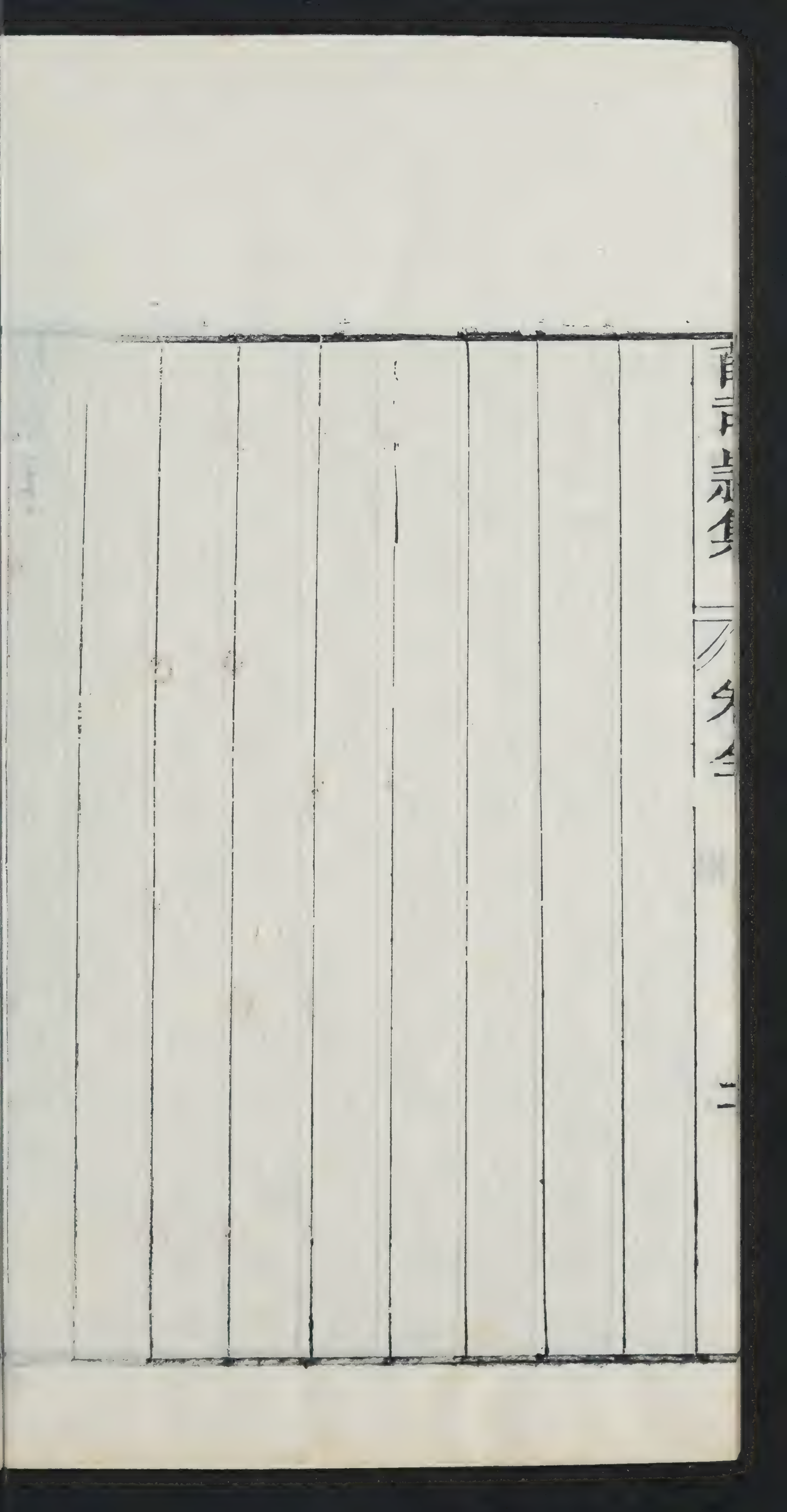
賦

宴喜賦

梁孝王帝子帝孫。藉寵承恩。名高西漢。禮盛東藩。引雍容文雅之客。坐檀欒脩竹之園。水透迤而繞砌。風清泠而入軒。直凝神而迴矚。乃惆悵而興言。顧謂枚乘曰。予聞氣序環周。人生萍浮。

補天立地之聖不能止日光西落疏山莫川之力不能停河水東流韓王酸棗之觀荒蕪無漫楚國陽雲之臺空見塵埃固可以縱志縱心以遊以逸窮宴樂于長夜混是非而爲一于時霜重庭蘭秋深氣寒橫長河之耿耿掛孤月之團團乃有丹墀縹碧栢館椒宮徘徊宛轉掩映玲瓏妖姬淑媛玉貌花叢織女下而星落姮娥來而月空澄粧影于歌扇散衣香于舞風圖雲刻雷之樽瀆桂釀花之酒拭珠瀝于羅袂傳金杯

於素手



表

奉使表

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巳後華夏分崩劉石苻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

書

弔延法師書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宏、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棲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廻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

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欝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摯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無常奈何、痰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碑

老氏碑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息智，鶉居鷇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于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于鐘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澆醨之變，于是儒

壘爭鶩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因以老子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彰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市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覩嘆龍德之難知關

尹四望識眞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淸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淸都黎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

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之形雖
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
叡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
衡月角天表冠于百王明鏡衢罇聖德會於千
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
與洛川俱鬭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
壘之區狼顧鴟跱黃延奸宄鄭阻兵禍大縱毒
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攙搶而掃
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

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傀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歌、乃允答天人、祗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君、不移天府、規摹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於鴛鸞、升降靈臺、豈更營于鳷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于寤寐、棘

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恥，畫服與懸，天無入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禮于將壞，正六樂于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太師咸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曜，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蕺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于淵塗，納烝民于壽域，旄頭垂象，[illegible][illegible]成形，獯獫作患，其

來久矣，無上算以制之[illegible]象而難服。自我開運，燿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漢桑乾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勾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即，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戎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

靈蔡著天性以効徵，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遍于竹葉，星光若月，雲氣飛烟，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蹕，肆覲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璧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祀之視，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麋鹿徙倚，華蓋對壇，風

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冑、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摠斯藩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若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皐。東連譙國。望水置埶。揆景瞻星。擬立圜以疏基、横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砢相扶、方井員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僊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事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

醮祀之禮，顯仁助于王者，寘福資于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懸，皇王猷

謝帝、上德逾遠、澆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冲和、
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
網密、鳥亂弓多、眞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
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
地久、小兹五嶽、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
青牛已駕、紫氣先浮、玄門洞啓、神化潛流、頼鄉
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
祠壇虛寂、九井生祠、雙碑碎石、惟皇受命、乃神
乃聖、饗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

曜魄同尊叅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貴、王會書琛、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懸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皐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僊官就位、羽客來庭、蘘蘘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退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頌

隋高祖頌有序

太始太素荒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于入穴登巢鶉居鷇飲不殊于羽族取類于毛羣亦何貴于人靈何用于心識羲軒巳降爰曁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

於三五懋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
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爲業、當塗興而三分峙、典
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
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水運據崤
函赤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
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
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
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
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

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王弩驚天金鉦照野奸雄梃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皐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郎黃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巳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援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戰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獯獗而剗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

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于區宇，出黎元于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鐘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于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邱，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發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于日月，內宮外座，取法于辰

象懸政教于魏闕，朝羣后于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于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婁狄后于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于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于帷扆，播神威于沙朔，柳室氊裘之長，皆爲臣隷，瀚海蹛林之地，盡充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據之嶮，恒有僭

僞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于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緜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僞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勑太史改正六樂、玉帛鐏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

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于容貟聞一愆犯歎深于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民無阻飢之虞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于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于憲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于俄頃故能彞倫攸叙上下齊肅左右絶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于天

地終日乾乾誠愼于尤極陶黎民于德化致風
俗于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
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
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
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
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
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
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于
窮壤和氣薰風充溢于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

社、日月星象、風雲艸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矣、旣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荊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熛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

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竝五帝豈直錙銖周漢公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于清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于形器懿業遠大豈盡于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蓐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壎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

河之士非益于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志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啓歷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强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渙九縣瓜分三方鼎跱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

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謀獨斷、癉惡彰善、夷凶靖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匈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

戴日戴斗、太平大業、禮敎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有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已、奉天祀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境、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窮玄、流澤萬葉、用敎百年、尚想

叡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爻象不陳。

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

祭文

祭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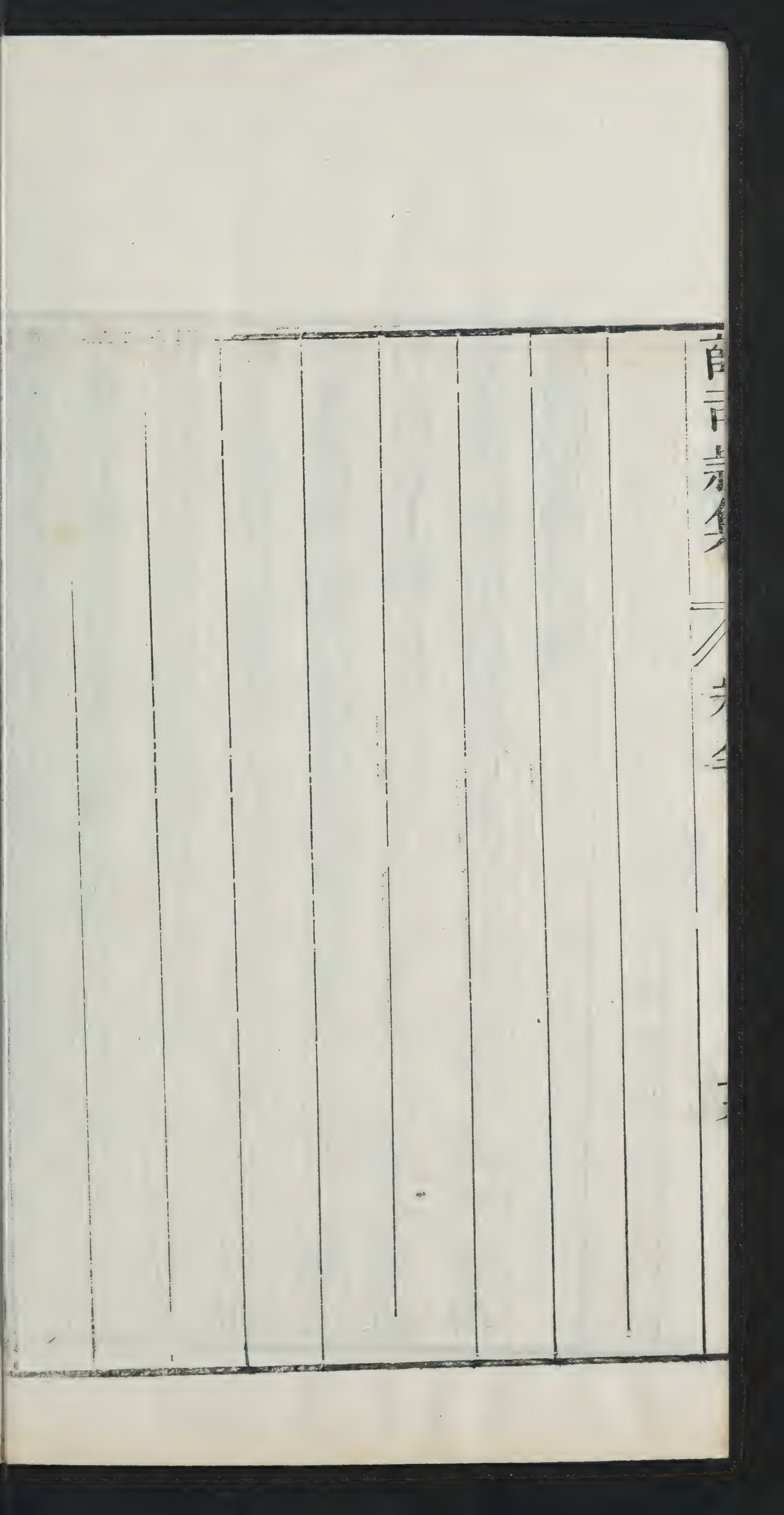
維開皇元年行軍元帥晉王謹以太牢之奠敬祭南瀆大江之神仰惟靈性包乎智德擅靈長上膺東井下紀南國引雙流而分九派長四瀆而納百川自晉永嘉乾靈落綱蕞爾吳越僭僞相承陳賊叔寶世濟其凶士庶爲其塗炭人神所以怨憤忝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將士乘流南渡仰憑靈佑咸蒙利涉今申命蒼兕躬總情

銳、直趨金陵、行登石首、庶蛟螭竄于洲渚、帷蓋靜於波濤、江表克平、海內清泰、謹申禮薦、惟神尚享、

祭淮文

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太牢之奠敬祭于東瀆大淮之靈蓋聖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彝倫攸斁、天隔內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為逋逃之藪、皇帝肇開鼎業、光有神器、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

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呼韓、歲時拜謁、僞陳蕞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流江左、寃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撫甯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材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薦醴、惟神尚饗、



樂府

出塞二首和楊處道 以下五言

高秋白露團。上將出長安。塵沙塞下暗。風月隴頭寒。轉蓬隨馬足。飛霜落劍端。凝雲迷代郡。流水凍桑乾。烽微桔槔遠。橋峻轆轤難。從軍多惡少。召募盡材官。伏堤時臥鼓。疑兵乍解鞍。柳一作龍城擒冒頓。長坂納呼韓。受降今更築。燕然已重刊。還嗤傳介子。辛苦刺樓蘭。

邊庭烽火驚。插羽夜徵兵。少昊騰金氣。文昌動

將星長驅鞮汗北直指夫人城絕漠三秋暮窮陰萬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斷鴈聲連旗下鹿塞疊鼓向龍庭妖雲墜虜陣暈月遶胡營左賢皆頓顙單于已繫纓絏馬登玄闕釣鯤臨北溟當知霍驃騎高第起西京

昭君辭

我本良家子充選入椒庭不蒙女史進更失畫師情蛾眉非本質蟬鬢改眞形專由妾命薄誤使君恩輕啼露渭橋路歎別長安城夜依寒草

宿朝逐轉蓬征却望關山迥前瞻沙漠平胡風帶秋月嘶馬雜笳聲毛裘易羅綺氈帳代金屏自知蓮臉歇羞看菱鏡明釵落終應棄髻解不須縈何用單于重詎假閼氏名駃騠聊彊食酮一作桐酒未能傾心隨故鄉斷愁逐塞雲生漢宮如有憶為視旄頭星

昔昔鹽

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

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豫章行 七言

江南地遠接閩甌山東英妙屢經遊前瞻疊障千重阻却帶驚湍萬里流楓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君行遠度茱萸嶺妾住長依明月樓樓中愁思不開嚬始復臨窗望早春鶯

水上萍初合鳴鶴園中花併新空憶常時角枕處無復前日晝眉人照骨金環誰用許見膽明鏡自生塵蕩子從來好留滯況復關山遠迢遞當學織女嫁牽牛莫作姮娥叛夫壻偏訝恩君無限極欲罷欲忘還復憶願作王母三青鳥飛去飛來傳消息豐城雙劍昔曾離經年累月復相隨不畏將軍成久別只恐封侯心更移

詩

從駕幸晉陽

省方遵往冊遊豫叶前經金吾朝戒道校尉曉巡營重巒下飛騎絕浦渡連旌澗水寒逾咽松風遠更清方觀翠華反簪筆上云亭

奉和月夜聽軍樂應詔

旌門臨古堞徼道度深隍月冷疑秋夜山寒落夏霜遥空澄暮色清景散餘光笳聲喧隴水鼓曲噪漁陽沈鬱與神思眺聽發天章嵩岱終難

學邱陵徒自强、

奉和臨渭源應詔

玄功復禹迹至德去湯羅、玉關亭障遠金方水石多、八川茲一態萬里導長波驚流注陸海激浪象天河鸞旗歷巖谷、龍穴暫經過、西老陪遊宴、南風起詠歌㞠品蒙仁澤、生靈穆太和、微臣惜暮景、願駐魯陽戈

秋日遊昆明池

灞陵因靜退靈沼暫徘徊新船木蘭檝舊宇豫

章材荷心宜露泣竹徑重風來魚潛疑刻石沙
暗似沈灰琴逢鶴欲舞酒遇菊花開爵心與秋
興陶然寄一杯

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

相望山河近相思朝夕勞龍門竹箭急華岳蓮
花高岳高嶂重疊鳥道風煙接遙原樹若薺遠
水舟如葉葉舟旦旦浮驚波夜夜流露寒洲渚
白月冷函關秋秋夜清風發彈琴即鑑月雖非
莊舄歌吟詠常思越

重酬楊僕射山亭

寂寂無與晤、朝端去總戎、空庭聊步月、閒坐獨臨風、臨風時太息、步月山泉側、朝朝散霞彩、暮暮澄秋色、秋色遍皐蘭、霞彩落雲端、吹旌朔氣冷、照劍日光寒、光寒塞草平、氣冷咽笳聲、將軍獻凱入、靄靄風雲生、

入郴江

仗節遵巖會、揚舲泝急流、征途非白馬、水勢類黃牛、跳波鳴石磧、濺沫擁沙洲、岸廻槎倒轉、灘

長船却浮緣崖頻斷挽挂壁屢移鈎還憶青絲騎。東方來上頭。

渡北河

連旌映潋浦疊鼓拂沙（一作河）洲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塞雲臨遠艦胡風入陣樓劍拔蛟將出驂驚黿欲浮雁書終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關河遠且寬邊地愁。

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

京洛重新年復屬月輪圓雲間壁獨轉空裏鏡

孤懸萬方皆集會，百戲盡來前。臨衢車不絕，夾道閣相連。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川。艷質迴風雪，笙歌韻管絃。佳麗儼成行，相攜入戲場。衣類何平叔，人同張子房。高高城裏髻，峨峨樓上妝。羅裙飛孔雀，綺帶垂鴛鴦。月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竟夕魚負燈，徹夜龍銜燭。歡笑無窮已，歌詠（一作吹）還相續。羌笛隴頭吟，胡舞龜茲曲。假面飾金銀，盛服摇珠玉。宵深戲未闌，競為人所難。臥驅飛玉勒，立騎轉銀鞍。縱橫既躍劍，揮霍復

跳丸抑揚百獸舞盤跚五禽戲狻猊夭斑足巨象垂長鼻青羊跪復跳白馬迴旋騎（一作駛）忽覲羅浮起俄看鬱昌至峯嶺既崔嵬林叢亦青翠麋鹿（一作麏麚）下騰倚猴猿或蹲跂金徒列舊刻玉津動新灰甲蒭垂陌梆殘花散苑梅繁星漸寥落斜月尚徘徊王孫猶勞戲公子未歸來共酌瓊酥酒同傾鸚鵡杯普天逢聖日兆庶喜康哉

展敬上鳳林寺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峯林棲丹穴鳳地邇白

沙龍獨巖樓迥出複道閣相重洞開朝霧斂石濕曉雲濃高篠低雲蓋風枝響和鐘詹陰翻細椰澗影落長松珠桂浮明月蓮座吐芙蓉隱淪徒有意心迹未相從

從駕天池應詔

上聖家寰宇威略振邊陲八維窮眺覽千里曳旌旗駕鼉臨碧海控驥踐瑤池曲浦騰煙霧深浪駭鯨螭

悔夏應教

長廊連紫殿細雨應黃梅浮雲半空上清吹隔
池來、集鳳桐花散勝龜蓮葉開幸逢爲善樂、頻
降濟時木。

人日思歸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
花前

夏晚

流火稍西傾夕影遍曾城高天澄遠色秋氣入
蟬聲

歲窮應教

故年隨夜盡、初春逐曉生、方驗從軍樂、飲至入西京、

詠苔紙

昔時應春色、引綠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改銀鈎、

本傳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

令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卽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

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亾，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卭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

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日之舉克定江東巳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巳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

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至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

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

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

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播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

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隷刺史房彦謙素
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
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
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
汝憶高熲耶勅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
促憲司早斷於奏日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
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
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
七十天下寃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

收最知名、

隋薛司隸集終



